

新十年争议作品选

1976—1986 小说卷

漓江出版社

韦实 主编



新十年争议作品选

江 丰 主 编
(1976—1986 · 小说卷·二)

• 1976—1986 •

新十年争议作品选

小说卷(二)

韦 实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875 插页2 字数437,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500册

ISBN 7—5407—0140—4/I·108

书号: 10256·298 定价: 4.05元

I217.1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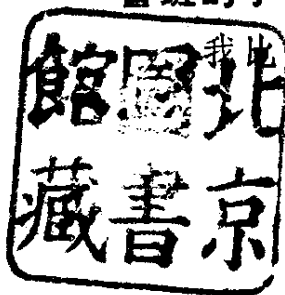
1976-86/12

BH 20 125

目 录

近的云.....	徐 军 (1)
争鸣综述.....	(20)
离离原上草.....	张笑天 (29)
索性招惹它一回.....	张笑天 (119)
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 ——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	张笑天 (124)
争鸣综述.....	(129)
黎明潮.....	孟伟哉 (135)
脱稿之后.....	孟伟哉 (186)
争鸣综述.....	(189)
人生.....	路 遥 (195)
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	阎纲 路遥 (378)
争鸣综述.....	(385)
女俘.....	汪 雷 (391)
《女俘》之己见.....	汪 雷 (436)
争鸣综述.....	(440)
东方女性.....	航 鹰 (446)
争鸣综述.....	(493)
鲁班的子孙.....	王润滋 (498)

我比以往更加追求.....



B

475416

1

——《鲁班的子孙》创作一得·····	王润滋(561)
争鸣综述·····	(564)
不仅仅是留恋 ·····	金 河(570)
争鸣综述·····	(585)
附录：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近的云·····	(591)
离离原上草·····	(592)
黎明潮·····	(594)
人生·····	(595)
女俘·····	(599)
东方女性·····	(600)
鲁班的子孙·····	(601)
不仅仅是留恋·····	(604)

近 的 云

徐 军

1

两条路：

一条拐了个九十度的弯指向教室大楼。宽阔的水泥路面在路灯下发暗。此时，抢占座位的先驱者们和上晚自习的人流都已过去，只剩下几个迟去的匆匆背影。远远的稀疏的树桠后面，明亮而柔和的白光从教室大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里流泄出来，弥漫在那座巨大的现代建筑周围，模糊了它线条明快的边缘，在灰黑的天幕覆盖下，象一座透明的宫殿，显得不大真实。（也许，这正是它令人神往之处？）

另一条是通往江边的小路，蜿蜒曲折地消失在黑暗中，那是校园里最僻静的去处，冬夜绝少人迹。据说，出没在莫见山上的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偶尔也在这里露面。

她把书包随随便便地搭在肩上，两根指头在胸前勾住书包带，快步走过公路口。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目标单一：教室。

单一得就象政治指导员“为四化而学习”的训话。三年来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傍晚都是这样走过的，今晚她似乎也得沿袭这种惯性。明天就要开始第六次期末考试，作为学生，唯一应该做的事当然只能是抓紧复习功课，在紧张与疲惫中聚集起全身的力量准备向“优”作最后的冲刺。

她心不在焉含讥带讽地换动着两脚，没有留意周围的景物，等到觉得有点不对的时候，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出老远了。发现这点使她莫明其妙，完全不明白怎么会神使鬼差地走到与本来意愿相悖的路上来的。但她又不愿倒回去了。事情既然照这样发生，总归有它的原因，即使是不可知的，总有，也许，今晚散散步比上教室自习更有理由？

哦，久违了，散步！这两个字曾经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感觉，一种急不可耐的冲动。两年前，她有幸在医院的病床上躺过三十五天。第一次下床，步履不稳地走出病房，走到有春草有树木的天空底下，她在微微的晕眩中狂喜地领悟自己生命的存在，领悟到散步的无限乐趣，她简直想不出，为什么过去竟会怨校园里没有幽静的环境适于散步。只要有树！只要有草！只要有绿色，活的绿色，哪怕是一点点，一星星！只要不是唯有那洁净得单调的白墙……她立即决定，回校后，每天晚饭后都要沿着江边那条小路走走，那样美的享受，过去竟不去领略，自己真有那么傻吗？

然而出医院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新鲜的感觉和强烈的冲动一当与惯性交手就消失了。一切都是老样子：作业本、计算尺、三十二开和十六开的厚书，自习教室，涂满白粉笔字的黑板——织成了一张工科大学生生活的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除了学习，什么都没有时间。连回家打顿“牙祭”都有点可惜时间，尽管只消二毛八分钱的车就可以回家。

学习的唯一目的是真的吗？

好象是真的——她想——当初参加高考，百分之五十是为了离开农村。百分之五十是为了追求知识。一当跨进大学校门，那就百分之百地把重点转移到追求知识上了。谁能证明我不是？

大学生。哼，天之骄子，命运宠儿，社会精华……哦，石棱，你象是走到一个辉煌的山峰上了，也许这就是你一生的顶峰。至少外边的人，包括父母亲，是帮助你得意的吧。那块白底红字的条形金属牌子的价值，不是佩带者自身能决定的，而要由那些眼光，那些从你之外盯来的眼光赋予它！

她在黑暗中放慢了脚步，感到冷嘲的恶魔又附到了自己的灵魂上。江风冷飕飕的，夜色浓冽，小路还在往暗处延伸。

有什么光亮在远处闪了一下。

今天白天好象发生了点什么事，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不过肯定是有点什么……

路旁的夹竹桃枝象碰着了她的脸，她躲闪开，停住了脚步，凝神注视着这一丛丛黑黝黝的植物。她是讨厌它们的，可学校里到处都是。真奇怪，她想，文革武斗时整个校园几乎都毁了，这东西怎么没毁掉？据说，前任老校长喜欢夹竹桃，在他任职期间，它成了绿化校园的最佳植物。而老校长有一天在某间小屋子里割断大腿动脉死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动脉里流出来的血是象夹竹桃那样暗绿色的。）前不久开追悼会，好多花圈都是用夹竹桃枝条编的，除了那些坐飞机来的高级花圈。

这就够了，夹竹桃不枉有生命一场，人尚难得一知己，何况它？

可见生命价值观不决定于生存者本身，而决定于他人。“没有他人，我就不存在。”这好象是波兰一位老头子说的话。有道理，老头子就在不太老的时候常常说点类似于真理的句子出

来。（谁知道这是什么真理？）

对面来了一个人。不是老头。老头走路的步子不会这样大，别站着不动，石棱，你得装着往前走的样子，免得这个过路的男生拿疑问的目光打搅你。要在白天，拿本英语单词或是政治教材，嘴里叽叽咕咕象鸽子叫，你在这里无论站多久也没人说你不正常，相反，正属于可以上报的标准大学生形象。可惜，现在不是白天，手里又没有那两样东西，嘴唇还干裂得发不出声音来……

她和那个人擦肩而过，感觉到黑暗中被看了一眼。可笑，难道真的看得见什么吗？这么黑！没有星星。雾城白天和黑夜有一个共同点：天空特别低矮，黯淡地压在一切之上。

她觉得累了。今天不知道哪股劣根性发作，跑上去爬了一天的山。本来该好好休息一下的，可自己却象被鞭打着似的走，走……

她拨开路旁的夹竹桃丛钻过去，坐到一块石头上，面对崖下的江水。先前隐隐约约的水声蓦然变大了，充塞耳际。江对岸是厂区，灯火耀目，倒映在黑的江面上，波光粼粼地颤动着，欲流不流的样子。

就这样一直静静地坐着，什么也不想，多好啊……

然而是有了一点什么令人不舒服的东西。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

江声浩荡。在水声中间还夹杂着别的声音。她几乎是凭直觉知道，那是岸边的沙块在江水冲击下崩塌的轻微响动。

内心深处也有什么东西在崩塌。

于是那记不起来的蓦然清楚地跳到了眼前：巨石、松林、鸟、汽枪。午餐肉罐头盒、啤酒瓶，晃动的笑脸……一个戏谑的男中音在这一切之上响起来：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个不动感情的姑娘！……”

她把头埋进臂弯。不，声音是堵不住的：“……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个不动感情的姑娘！……”

她重又抬起头，茫然地瞪视着江面，仿佛那是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江水在不可见中急急地流，打着旋涡。

一切全都那么索然无味，一切。作业，课程、考试……

可怕的是，胸膛里那颗跳动物也许真的又冷又硬，也许真的再也不会再有发烫的液体流出，如果没有那样一道深邃而炽热的目光来熔化它……

远处似有似无地飘来嘈杂的人声，大概教室下自习了。她站起来，冷静地嘲笑了一下自己。还是回宿舍去吧，石棱。恐怕维维在找你呢。

2

熄灯铃响过第二遍了。维维抬头环顾一下走空了的教室，不情愿地收拾起满桌子的书籍笔记本，心里有点后悔，不该在临考前跟石棱上山去，耽误了一整天的复习时间，其实她明白，她是拗不过石棱的。从中学同窗至今，石棱那些不合规范的荒谬行为，她每每表示不赞成，但只需石棱一坚持，她又会成为一个忠实的陪伴者。

晚上的冷空气显得很新鲜。维维每次从教室出来，走在宽宽的静谧的林荫道上，惬意地呼吸着校园里的空气，总是分外强烈地意识到做一个大学生的自豪和幸运。这种自我意识常常令人陶醉，带点终于告别过去的惊喜和得天独厚的满足。她珍惜自己的新生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功课中，然而这一点却遭到石棱的嘲笑，笑她一辈子也不能成为自由的人，更莫名其妙的是，石棱还会以一种难以捉摸的客观态度，跟着来几句“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的自嘲。

石棱的异端思想维维是不能接受的，维维曾试图去理解老朋友，结果却惊讶地发现，她们俩现在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维维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自己的世界正是身边大多数人所生活的世界，现实而合理。有时候见石棱无端的中断动作，长久沉入恍惚之中，维维会带着几丝怜悯默默地看她一阵，自知唤她不回，便悄悄地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

不过，在众人面前，石棱表现出来的却是自幼为维维所熟悉的一面，天性愉快，无拘无束。令女孩子们佩服甚至暗羡的是，石棱有本事在男女界限森严的环境里，跟小伙子们随随便便地交往。毫无忌讳，却又不致引起流言。维维还亲耳听见，石棱班上那个吊儿郎当，一贯对女性不屑一顾的小伙子费鲁应，居然将石棱称做“老兄”！

一个抑制不住的笑从维维嘴角漾开。今天上山最可惜的是没带相机，要不然，把那镜头拍下来才叫绝——

石棱和费鲁应一前一后在怪石嶙峋的陡崖上爬行。维维站在路边提心吊胆地仰头望着他们，忽然石棱一脚踩虚，蹬垮的浮土刷啦啦落了费鲁应一头一身，石棱大叫“快顶住我的脚！快顶住！”费鲁应急忙全身贴住山石，腾出右手，以董存瑞托炸药包的姿势，全力抵住了石棱正急速下滑的脚……

事后维维埋怨石棱，野性不改，放着现成的路不走，尽搞危险动作，石棱却若无其事地说，做个人，什么滋味都应该尝尝。费鲁应听了哈哈大笑，说：“老兄，你还可以嘛！”

什么可以！就是喜欢寻求强刺激！一个女人难道能这样过一辈子吗？维维但愿一切安宁有序，稳步走完自己该走的路程。无论如何，她越来越相信自己比石棱活得更好些。

在山顶，石棱和小伙子们提着汽枪追踪树林里的麻雀去了。维维独自留在草坪上，习惯地掏出小本子，那上面记满了公式定理和各种概念。然而她的注意力却老是集中不起来：大

自然对任何一个无论是否有心于它的人，都存在着神奇的魅力。长年累月闷在空气浑浊的屋子里，一旦来到山林怀抱之中，人怎么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呢？

维维的视线久久地落在对面山坡的松林上。深绿色的松林仿佛超越时间地静止不动，古老而肃穆。有一团冬天的阳光斜照下来，把松林的一小部份映得明晃晃的，那几株松树的绿色也变得年轻些了。

啊，树林、阳光，记忆中遥远的一幕怦然浮动了……

……满林子遍地的落叶，在潮润的青草上铺了柔软而厚实的一层。斑斑点点的阳光从浓密的树荫中透进来，洒在地上。竹扒和半背篋枯叶寂寞地歪在树下，一个姑娘仰面躺在林中，两臂枕头，睁大眼睛凝视着某处叶缝中的蓝天，那里还有一道翻滚着尘埃的光注射下来，投到她的前额上，额头奇怪地泛着光……

不过那不是松林，是青桐林，散发着芬芳和苦味的青桐林，那种气息你在每户农舍的柴屋里都闻得到。也不是冬天，是夏天，最乏最累瞌睡最多的夏天。

维维从另一个公社翻山越岭来找石棱，隔壁农民说她到青桐林里捞柴去了。维维本来有满腹的愁烦要向老同学倾诉，但一看见躺在林中的她，便明白，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彼此彼此。她走到石棱身边坐下，石棱连眼皮子也没动，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仿佛望穿了云层。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呆着，甚至没察觉时间的流逝，直到林子里完全暗了，附近小院传来一个老太婆拖长的唤声：“二娃子——还不回来消夜——”……

夜里，两人挤在一张小木床上，维维悄声说，她实在受不了了，想回城里住两个月，等三夏过后再看。石棱半天没吱声，末了说，那不是办法。

“那你说个办法。”

“只有……爱。维维，只要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好了。”在闷热的夜里，石棱的声音听起来象在发烧的胡说。维维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从她口里说出来的。恋爱，在她们这批高中毕业的知青中，是最丑恶最丢脸的事，拿给公社或是带队干部晓得了，那不是“什么都好了”，而是什么都完了……

那一年，她俩都才十九岁。

考上大学以后，维维跟一个过去的同学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也在读大学。她爱他，爱得很理智，不致于影响学习。用刘心武的话说，她那“爱情的位置”是摆对了的。维维还奢求什么呢？事业和爱情她都有了。生活毕竟显出了光明的一面。

可是石棱，十九岁便发出“爱”的呓语的石棱，五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仍然没有男朋友？维维猜不透。难道那么多跟她来往的小伙子中间，就没有一个值得她爱或者是爱她的人吗？石棱自己从来不提这个话题，维维也不好问。

宿舍到了。门口“男同志止步”白纸黑字很醒目，还没有熄灯。收音机里播音员稳重的语调和录音机里的现代流行歌曲从几个窗口飘出来，混杂在一起，在夜空中传出很远。

还没走拢石棱寝室，就听到屋里爆发的一阵哄笑。听出又是跟谁逗乐了。她推开门，看见几个姑娘笑得在床上倒做一团。石棱回过头来，笑容突然消失，急步走出门外。维维不明究竟地跟她走过长长的走廊，下了楼，来到宿舍围墙外阒无一人的暗处，石棱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你怎么了？”

沉默。

“为什么你没去教室？我还给你占了座位呢！”

依旧沉默。

寂静中，维维听到石棱克制着的呼吸声，心里越发不安起

来。石棱突然问：

“维维，一个人最痛苦的是什么？”

维维完全摸不着头脑，想看石棱的脸色又看不清，只好迟迟疑疑地说：

“我觉得，我看，要是周围的舆论对一个人不利，恐怕最恼火了……”停了一下，她又补充道：“不过，这对你并不适用，你是一贯不在乎什么的……”她突然刹住话头，被刚闪过的念头弄得一惊！莫非石棱失恋了？

只听石棱冷冷地说：

“你错了。一个人最痛苦的，是想哭的时候还得笑。”

3

费鲁应悠悠然出了考场，吹着口哨，蹬蹬蹬地迈动两条长腿，往宿舍走。火车票乖乖地睡在裤兜里，令人轻松愉快。明日此时，就已经躺在家里那张富有弹性的钢丝床上，盯着天花板任意胡思乱想。感谢上帝，又自由了。重大问题和琐屑小事又可以热热闹闹地在脑袋里尽情搅动了。

学校的高音喇叭在播什么通知。他听到一个尾巴，好象是说，学生在规定日期以前不得擅自离校，这听起来有点滑稽，考完了还不走干啥？走了又怎样？哼！“自觉遵守纪律”，幸好中国人受某种虚假观念“自觉”约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想起来真有点滑稽。一面承认世界多样性，一面强制社会单一化。所有的人必须将思维统一于信仰一个观念。不信也得信，生下来就得信。先信了它是真的再把它当思想武器来学。太科学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什么都有规律，还要人来干啥？听凭规律支配不就得了。

费鲁应“乓”地一声踢开寝室门。都还没有来。大概他们

都喜欢坐到最后一分钟，得了“优”增加点保险系数。对不起，费鲁应答完题后连错别字也懒得改的，有那必要吗？不过，石棱今天居然比他还先走一刻钟，速度倒快得有点出人意料，怪不得那天她敢于上山去，什么时候复习得这么有把握的？

考试前一周的停课复习，使费鲁应十分厌倦。他那颗躁动的灵魂简直不能忍受一遍又一遍无休止的背书，但又找不到什么调剂。没有想到，石棱恰在这个时候来邀他上山打猎。他欣然同意了。最合他口味的事就是寻找常轨以外的生活乐趣，甚至对于“痛苦”也要玩弄。他凭直觉得，石棱在某一方面有跟他相近的气质，因而乐于同他交往。何况是爬山！

哦，爬山是怎样一种乐趣，恐怕只有情感狂热到想要亲吻大自然的人，才能体验得深切。

请闭上眼睛稍微想象一下吧。你离开那条不能引起兴趣的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亢奋，伸手抓住一丛结实的茅草，抬脚爬去。你不知道会经过什么样的途径到达山顶，只是不停地寻找每一块可以蹬脚的石头，每一株可以援手的树。你跟泥土，跟小草脸靠得那么近，闻得见他们质朴的、亲切的气息。你会突然瞥见手边一株不知名的奇妙的小植物，于是小心地使身体保持平衡，从背包里取出笔记本，摘下它夹进去，心中惊叹造物主的神工。野生的一切都使你赏心悦目。风从耳边呼呼地吹过，山脚越来越远，自信心和生命的力感充满你的全身，真想把整个山林和整个天空拥在怀里！

你终于登上了山顶，刚想放开嗓门吼出胜利者的得意，突然听到山顶一片吱吱喳喳的雀闹。于是你眯缝起眼睛仰脸寻找它们，竭力张开耳朵捕捉它们鸣叫的方位，你发现了目标，心脏兴奋地搏动，从一棵树闪到另一棵树后，屏住呼吸，悄悄瞄准开枪。没打中，你感到一丝沮丧，但绝不不甘心，跳起来往惊鸟逃遁的方向追去，被树绊了一跤，爬起来又追，敏捷地绕过

一丛丛刺蓬，从横倒的断竹下跳过，坑坑洼洼的山地在你有力的脚底下闪开。鸟群终于落在前方的树丛中。你放轻脚步，把手中的枪藏在身后，猫着腰，逼近它们……乒！一只中弹的麻雀从高高的枝头栽落下来，你狂喊一声，扑过去，提起它的翅膀……这是多么快意的一瞬！在这一瞬间，你简直相信世界上没有你做不到的事！

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有力，并且向世界显示出这种力度，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尤其是在女孩子面前，更尤其是在石棱这样桀骜不驯的女孩子面前。嘿，石棱这个人，敢说是天王老子都没法叫他驯服的，别看她有时候装出那么点驯服来。不过，跟她玩起来倒是得心应手，痛痛快快。没有她那杆汽枪，上山那趟就会失色多了。据说，买汽枪的几十块钱，是她暑假里勤工俭学找来的。精神好！不过她的枪法可不如我，究竟是女的……

……山顶，中午。摊了一塑料布的食物。石棱把一个凤尾鱼罐头扔给费鲁应，叫他打开。可他没带刀子。石棱讥讽地说了句：“不带刀子算啥小伙子！”便想用石头砸破玻璃瓶。费鲁应喊声“别动”，跳起来，退后几步，举枪瞄了瞄，一勾扳机，铅弹带着啸叫钻进瓶子，圆形的白色铅盖砰地跳开，玻璃瓶正好齐颈部断裂。维维吓得叫起来，而石棱，却欣赏地喊了声“好！”

……她真不象一般的女孩子，脸上没有一丝柔和的线条，眼睛里没有一道妩媚的光波，语言里没有一个温情的词汇，敢打赌，她的心是石头做的……

……费鲁应得意洋洋地放下枪，从罐头瓶里用两根指头拈了一撮鱼，丢进嘴里，一阵阵大嚼。维维忽然惊叫道：“你的手流血了！”他一看，才发现右手被玻璃瓶划了道口子，便故作疼痛地“哎哟”了一声。

石棱瞟了一眼，无动于衷地说：“大惊小怪。”

“你就一点怜悯也不肯给？”

“哼，怜悯！这个词还是少用点吧。”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个不动感情的姑娘。”费鲁应半开玩笑地说，“果然名不虚传！”

石棱象没听见似的掉过头去，捅捅维维：“吃鱼。”……

这个石棱！简直不能想象她今后怎么给人做妻子。她这样的女人只能做朋友，尽管可以是很对口味的朋友，但绝对不能组织家庭，那怎么过日子？家庭生活是实际的生活，可不是意念性的生活。哼，爱情，有爱情这个东西吗？

好啦好啦，明天就要到家了……

费鲁应把行李都打点得差不多了，其他人才陆续回到宿舍。一时间，议论答案的、后悔不迭的、庆幸不已的，各种声音在屋子里嚷成一团糟。这时，有个怯生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费鲁应在吗？”

费鲁应停住跟同学们的打趣，有些奇怪地走出门，见是维维，更异了。维维是从不上男生宿舍找人的……

“有事吗？”

“你看吧，这是她留下的，我急死了。”维维愁眉不展地把两张纸片递给费鲁应。

费鲁应笑了一下，接过纸片，看着看着，脸色渐渐阴郁下来。

4

石棱一夜失眠。明天早晨的最后一科考试对她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当然，应付还是得应付一下的。